目　录

1.新桂系与鸦片烟……黄绍竑（1）
2.新桂系与东北军之间……何柱国（24）
3.国民党崩溃前夕的和谈内幕……李任仁（33）
4.新桂系和谈幕后记……陈　雄（42）
5.新桂系的和谈骗局……陈良佐（48）
6.我与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和摘五省联盟的经过……张　轸（56）
7.广西建设研究会的成立和结束……陈劭先（65）
8.回忆广西建设研究会……李任仁（78）
9.广西建设研究会的片断回忆……万仲文（88）
10.广西建设研究会的几件事……李　微（98）
11.李品仙盗掘楚怀王墓亲历记……邓峙一（108）
12.李宗仁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几件接收贪污案……蒋　元（113）
13.参加讨伐南路军阀邓本殷的回忆……冯　璜（128）
14.“六一”事变结束前后新桂系安排发射的两支冷箭……赖慧鹏（136）
15.护法战役中我入湘作战的经过……冯浦澄（144）
16.林俊廷在廉州的失败……李家诜（161）
17.广西基督教宣道会在解放前后的应变措施……刘恩厚（168）
18.清末桂林私商发行凭票的黑幕……宋维桢（181）
19.记桂林沦陷期间的伪组织……阳素臣（19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新桂系与鸦片烟

黄绍竑

一 前 言

鸦片流毒中国，远在百年以前，戕身耗财，识者忧之。前清道光年间，两广总督林则徐倡言禁烟，广东禁烟最力，因而引起英帝国主义者发动“鸦片战争”。清廷外慑于英帝国主义者的武力，内惧人民的革命反抗，于是割地赔款，屈膝求和。而林则徐则远贬边疆，遗恨千古。此后遂无复有人真正禁烟，印度大土乃大量流入中国。不但如此，竟有人提倡种烟以挽回利权的谬论，将印度罂粟移植中土。在不长的时间里，罂粟花开几遍及全国，国产鸦片的产量日增，几将印土的入口堵塞，使不能进入内地。国产烟土为祸之烈，更有甚于印土不知若干倍。

民元以后，北洋政府虽有限期禁种禁吸之令，并对犯者科以极刑，但在北洋政府本身，特别是在各省军阀割据和连年军阀混战局面之下，所谓“禁烟”不过是纸上文章。这个纸上文章更大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所利用，作为扩军内战的主要财源，所谓“禁烟罚金”也就成为军阀内战的经济基础。鸦片战争是中英两国的国际战争，而中国数十年的军阀混战也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国内的继续和扩大。

作者为新桂系的头目之一，本文所记都是亲身经历，但

不过只写过鸦片烟与新桂系的关系。而据作者所知，全国各省数十年来的军阀战争，可以说没有哪一方面与鸦片没有关系，此文不过是“举一反三”而已。

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之下，短短几年内，就把流毒中国人民百多年的鸦片烟毒扫除净尽。人们看不见什么冠冕堂皇禁烟的严厉法令，也不见有人受到极刑处死或禁锢处分，而现在的都市乡村里闻不到一点鸦片烟的气息，在边荒野岭上也看不见一朵罂粟花儿，真是一个奇迹。为什么能出现这个奇迹呢？简单的答案就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二　清末及旧桂系统治广西时期的鸦片烟情况

鸦片战争后，各地烟禁大开。作者童龄时候，广西容县城里不到一万人口，就有两家“烟京”。烟京即是熟膏店，开烟京的人都是豪绅地主。一家是我的同胞叔叔开的，字号叫做“福生”。福生可能是造福民生的意思，何等讽刺。我那年（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要到桂林读书，由乡下出来就住在那烟京里。烟膏分公烟、白烟两等。公烟据说当初是用印度大土制成的，价钱较贵。白烟是用国产烟土制成的，价钱较廉。后来因国产烟土多了，印土来的少了，就用云南土代公烟，贵州土则是白烟。到烟京来挑烟（即买烟）的人，不是附近的破落户，就是一些有烟瘾的劳动人民。有钱的瘾者就自己买土熬制，不上烟京买客货了。卖烟分午市、晚市，也就是说吸烟的人一般要吸午烟、晚烟两顿。但也有烟瘾轻、仅吸晚烟的，而瘾重的早午晚都要抽。烟京卖烟由一分装到一钱装，都是用桔子叶、竹叶或硬红纸来包装

成三角形。一钱以上就用小瓦罐来装，有些烟客则是用自己骨制的小盒来装。据说那个福生号每日可销烟膏四、五两。如果以每人五分计算，光是一家烟京就有一百多烟客。全县城镇合计起来，抽大烟的人数估计在七八百人左右。省内其他各县的人数想也是相当的，可见流毒之大。我的父亲是一个读书人，他深知道鸦片之害，对于吸鸦片烟极为痛恨。也可以说在我父亲这辈子以上的人，在那个时期，乡下人抽大烟是绝少的（前清道光咸同年间）。我一个哥哥在乡下搞恋爱，我父亲知道了并不责骂，只是说："不要乱搞，你已经定了亲，我很快就给你娶老婆。"我那哥哥后来又上了鸦片瘾，我父亲知道了就大发雷霆，把我哥哥绑起来，脱光上衣，用竹片鞭打，边打边骂，打得背上青一条、红一条。我们小兄弟都不敢看。尽管我父亲这样毒打恶骂，尽管我哥哥当时口头上如何地发誓戒绝，但他仍旧偷偷地抽。后来另一个哥哥也吸上了瘾。我父亲就这样遗憾地死了。

我们那里的地主时常用这样的话来告诫子弟不要抽大烟："针头小的烟斗眼，可以把大水牛抽进去，也可以把几百亩田地吸了进去。"无非是要子弟不要抽大烟，以保存土地继续剥削。这与山西钱庄老板故意要子弟抽上大烟不致在外闯祸败家的情况是两样的，因为钱庄老板钱太多了，抽大烟是败不了的。

上面说过我父亲这辈抽大烟是没有的，但我同祖父的叔伯兄弟到抗战时还存在的十一人中就有"瘾君子"六人。这说明鸦片烟的流毒是在民国以后军阀混战时期而更加泛滥起来，鸦片烟是与官僚、军阀、封建地主结了不解之缘的。我的家族里就是最好的典型。

到了民国，旧桂系统治了广西，在袁世凯的朝代里，虽然有了一道禁烟的命令，但在各省军阀割据局面之下都是阳奉阴违，军阀及军队皆借此来弄钱。俗话说得好："私盐越禁越好卖"，应该改为"私烟越禁越好卖"了。"横床直竹、一灯孤照"，随处不难看到，而云贵的部队染者尤众。不过在广西的军队里，吸食还是很少数的。但是驻防或移驻的军队偷偷地护烟土来饱长官的私囊，则成为公开的秘密了。

三　云贵烟土经过广西运销的情况

鸦片烟在广西种的不多。不是旧桂系、新桂系不想种烟，而是广西地理气候不宜于种鸦片烟。桂省产烟的收获量不大，品质低劣，只有靠近云南贵州边境的西林、西隆等县种的比较多，质量也比较好。鸦片烟在农历九月种，明年三月收，要在高寒多雾的地方，所以云南贵州就为南方主要的产地。云土质较高，黔土质稍次，价钱也是这样。广西是云贵两省运销广东及香港、澳门、广州湾（即湛江）必经的道路，但也有小部分经广西销湘南、赣南的。云贵烟土经广西运销主要分成四路：第一条路，云土由云南的富州，经由广西的镇边、靖西、龙州而入广东的钦州、廉州。第二条路，云土由云南的广南府，经广西的剥隘、禄丰到百色，或由广南、黄草坝等地经西林、西隆到百色。黔土则由南龙（即安龙）、兴义、贞丰过红河，经旧州、罗里、黄兰到百色。百色是云贵烟土最主要的集中地，一般由百色水路到南宁、梧州出口，或由南宁转入广东廉州。第三条路，沿着红河（即红水河）经都安，或由武鸣出南宁，或由宾阳出玉林，或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到柳州转梧州出口。第四条路，由黔境荔波入桂省南丹、宜北等地，集中柳州出口，或由贵州的榕江经桂林、平乐销湘南、赣南，也有一部分经三江下柳州，经梧州出口的。道路虽大致是这样的分，但并不是固定的，要看当地驻军政府的态度和地方治安的情况而定，即是否有风险及收费多少来决定。总之鸦片烟土象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第一条路不通可以改走第二、第三或第四条，甚至另行开辟一路线，决没有完全把它堵得绝的。

百色是云贵两省鸦片烟土最主要的集中地。作者在百色驻防参加过运烟，也就是鸦片烟与新桂系最早发生关系的地方，不能不详细写写。

百色这个地方，在旧社会里人们一提起这个名词，就会连想起鸦片烟土来。百色位置在广西省的西北部右江的上游，是一个水陆交通码头。水路有小汽船东通南宁。陆路西经禄丰、剥隘通云南的广南府（小民船可通剥隘），北路经黄兰、逻里、旧州通贵州的南龙、兴义、贞丰等主要的鸦片烟产地。因此就成为云贵两省鸦片烟土最主要的集中地。

百色的商务是怎样的呢？在表面上看：它出入口的差额是很大的，入口（指由南宁运入的）比出口（指由百色运出的）多得多。入口主要是花纱匹头、洋广杂货和食盐等值钱货物，绝大部分是销往云南、贵州的。出口则仅仅是一些牛皮、山货（药材、八角之类）不值钱的东西，由南宁上来的船都是装得满满的，下南宁的船都是空空的、轻轻的，大水的时候还要用石头来压底。其实出入口倒是平衡，或者还有些出超。因为出口的主要是鸦片烟土，鸦片烟土容积小，藏在夹仓里是看不见的（夹仓是西江上游汽轮每船都有的特

种装置，专为秘密藏鸦片烟而设的）。百色街上，看起来都是些花纱匹头庄口，或洋广杂货店、山货店，其实几乎没有一家不与鸦片烟土发生关系，百色的商会会长就是鸦片烟土主要的关系人。百色城那时（一九二一年）人口估计仅仅有万把人，但河面上就有三个“水寨”①，有百多个妓女，入夜则锣鼓喧天，笙歌聒耳，嫖赌饮吹，色色俱全。那里完全是烟商、烟帮及护烟军官的世界。

梧州以上的水陆码头都以有无“水寨”来决定它是否热闹，当然也有“陆寨”的。据说当初市民因怕妓女败坏风俗，不许妓女陆上开寨，就指定水上居住。广州的谷埠大沙头、二沙头都是这样起来的。

前清时代，百色驻一个右江镇总兵，可能因为那个地方对法属越南边防重要的原故（百色在国防边境镇边、靖西、天保三县的后方二百多里）。民国以后，旧桂系割据广西，连年内战，边防没人管了。但是百色在旧桂系看起来仍然是很重要的，非与旧桂系有特殊关系的部队就不让在那里驻扎。因为在那里驻扎的部队可以护送烟土，或者是假借禁烟之名缉拿私土，收入特别地好。

一九二〇年冬天，马晓军本人及其兼带的陆军模范营奉令调离粤桂对峙的梧州前线，移驻百色。这不是因为马晓军与旧桂系头目有什么特殊关系，而是因为旧桂系头目对马晓军及模范营的怀疑，使其远离前线，不易与粤军接近勾结。

---

① 水寨即水上的老举（妓女）寨，是在两三个大木船底上面架构的楼房。楼上大厅专供客人饮宴作乐之用，楼下许多鸽子笼一样小房间则是妓女接客用的。

当我们奉令移驻百色的时候，不知道内幕的人无不喜形于色，认为这是陆荣廷、谭浩明对马晓军及其模范营的特别信任与照顾。我们的队伍一到百色之后，首先由商会会长黎弼臣出面在水筏上请吃花酒。马晓军表面上是有些道学气的，从来不吃花酒。他们见进攻不入，就转过方向，向直接带兵的几个连长及团部人员进攻，主要目标则在连长。先是商会会长请，其次各大商店老板请，再其次各烟帮头子请。在初到半个月里，真是夜无虚席。他们在这个阶段里，同我们搞得很熟，摸透各人的底，向容易进攻的人更深入地进攻，按各人的性格来满足他的需要。然后进一步谈到保护鸦片烟土的主题上来。他们把百色商务上以鸦片为主的道理说了出来，把历来驻军怎样保护鸦片烟土的经过也说了出来；并且举出某某司令部队因为不与商人合作弄得市面萧条、商人怨恨，上面知道把它遣责调走了，弄得名利两空。意思就是你们既驻这里就要与商人合作，繁荣市面，不要辜负了长官栽培和商人的希望。这些话虽然不敢同马晓军当面直说，而是通过中校团附何少拔、少校团附黄旭初和他的弟弟马翼汉、马泗川，要马晓军默许，下面由我们来搞。马晓军表面上虽然有些假道学，但是有了钱又不要他出面，自然也就默许了。至于象我这些人自然不用说一拍就合了。于是我这连就首先勾结烟帮，开始护送鸦片烟土。

四　百色的烟帮和护送的问题

烟帮是鸦片商的武装组织，各帮都自备有长短枪枝数十枝。烟帮头子都是一些旧时代的军官，当过游勇或土匪的，

与旧桂系的上层有一些渊源。同我结拜兄弟的陆炎，永安人，同苏元春是同乡，做过巡防队的哨官，后来移居百色，为当地有力的豪绅。此外如刘宇臣则是自治军总司令刘日福的侄子，还有蓝宝南等都曾做过旧军官。他们津津乐道前些时候有个烟帮头子叫做陈荣廷的，在绿林里辈份比陆荣廷还大，陆老帅叫荣廷，他早就叫荣廷，不怕犯陆老帅的讳，与陆荣廷是老伙伴，他的牌子最硬，一切关节都打得通。他是专走龙州、靖西、镇边、云南那条路的，在那条路上，每一个站头他都讨了一个老婆，成了一个家。他每次上帮或回来就等于每日在自己家里一样，是广西烟帮中最出名的人物。陆、刘、蓝他们经常由百色护送花纱匹头、洋广杂货到云南、贵州去，这是公开的护商队，一般土匪不会抢劫的，关卡和军队也不会为难的。回来就是秘密护送鸦片，就必须勾结军队作为更有力的保护。因为鸦片烟土当时表面上尚是违禁品，随便什么人都可出来为难，或全部将它拿了走，这种劫夺是名正言顺的“缉获烟土”。所谓请军队护送，主要就是得到当地驻军的允许，派些象征性的武装就够了，但必要时也要派足够的武力来保护。

烟帮头子组合商人一定数量的货物或现款，由百色用马驮或人力肩挑运到云南或贵州，这叫作上帮。也有不少单独的烟贩自备了资本或货物，闻知上帮的日期随同出发的。所以上帮的人马，往往多至一千数百人，浩浩荡荡向目的地出发。烟帮到了目的地，就把货物交给当地的有关商号发售，或在当地的街上公开直接以货易货，收回等价的鸦片烟土，然后开帮回来。据我所知道的烟土最多的一帮就有五十多万两。

关于军队的保护费都是由烟帮头子作中间人与军队烟商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两方面事前商定的。比如烟商每两愿出保护费三角，就由烟帮头子与军队方面商量分给军队二角或二角多，剩下的则归烟帮头子收入。也有些烟帮头子有自己的货物或资本直接经营的，获利更大。这每两三角保护费。系指由云南贵州等地运到百色而言。百色以下，又有各段的保护费。统计由百色入口到梧州等地出口，每两烟土要缴纳保护费毫洋六、七角之多。烟商只要货到广东等地销售，还有利可图，也就愿意缴纳了。如果无利可图，就要求军队减轻保护费，好似要求减税一样。如果当地军队死硬地收费过高，烟商划算不来，他们就设法改道，横直条条路都可以通广东的。军队收了保护费，并不负完全的保护责任；如果遇到更强的军队中途劫夺，无力抵抗，以致遭受损失，军队方面并不负赔偿责任，只是烟商倒霉罢了。

马晓军队伍到百色大约两个多月，我这一连就为首护送鸦片烟土起来了。头一批大约十多万两，收保护费三万多元。当然无论如何秘密，人家一定会知道的。尤其我们团里那些没有分到保护费的人，就向马晓军报告。一向惯例保护费的赃款都是最高长官占大分，以下的占小分。我却不然，我同部下官兵占了大分，分给马晓军的是一小分。他很生气，就借着旁人的报告，叫我去对我大发雷霆。他说："有人报告你派兵护送鸦片烟土，得了很多钱，还讨了'老举'我以长官和父执的地位（他是容县同乡，是一名秀才，年纪比我大）警告你，如果以后再是这样，就要成为阶下囚的。"好似就要将我撤差关起来的样子。我心里想："我护送烟土难道你不知道，还要等人报告吗？不过因为分得钱少了，骂骂吓吓，好让我多送一些钱就是了，横直他不敢向上头告我

的，因为他自己也有分，真把我撤差关起来，我把他供出来，他也脱不了责任。同时我带兵还有些办法，打仗也还勇敢，他丢不开我。尤其是为了找钱，更丢不开我。没有什么，以后多分他一些钱就是了。”这个方法真灵，以后我继续地更大地做，他也不过问了。

我这连这样做了，夏威那连也跟着我做起来。前文说过护送鸦片烟土并不是绝对保险的，如果忽然中途遇到更强有力的过路部队就可以把烟土劫去。夏威那连派一排人去护送烟土，在中途被某司令劫走了，还把那排人的枪也缴了。当时我主张增加兵力，向某司令那个部队开火，把枪枝和鸦片烟再夺回来。但是马晓军不敢，因为在那个时代里，我们的道理是亏的，他的团长比几枝枪和鸦片烟更重要得多。以后还是马晓军向某司令软求和商会讲情把枪枝发还，烟土由他们拿走，烟商只好认倒霉。但烟商也还可以请求发还几成，保存血本。

白崇禧连在这个阶段里（即一九二一年春间到旧桂系开始崩溃的阶段）可以说对鸦片烟土没有什么沾染。他那连人驻在由百色通云南道路上的禄丰、剥隘，他很认真地在防地练兵。但是他驻禄丰的一排兵忽然变了，把姓伍的排长打死。兵变的原因：第一是因为伍廷伟排长训练认真，并虐待士兵。第二就是有些本地小烟帮（即禄丰、剥隘土著小烟帮以贩运一千几百两烟土谋生的）认为白连把那条路堵住了，绝了他们的衣食饭碗，他们恨极了，于是勾引士兵带枪去充当烟帮。第三原因是见我这连的士兵操练少而得钱多。兵变之后，马晓军不敢派白崇禧本连去追击，因为恐怕越追越变，而是令我这连去追剿（那时我是代理营长的名义）。我

连得烟帮头子的协助，因为他们不但道路熟，而且他们对勾引兵变的小烟帮也熟，在八角大山里追搜了一星期，还是由大烟帮向勾引的小烟帮说妥，把枪交回了事，那些外地士兵任其逃走不杀一人，把全部的枪枝收了回来。事后督军谭浩明不但对我传令嘉奖，连统率无方、部下兵变的马晓军也受嘉奖，白崇禧也并未受处分。想起来真有些好笑。八角大山是百色、恩阳、镇边三县及云南交界的大山。那时那里的原始森林尚很多，猴子也很多。记得有一次我集合士兵讲话，猴子百数十也集合在山上看。在森林里行军，时时看见猴子跳来跳去。

五　百色失败后重整旗鼓

好景不长，马晓军驻百色不到一年，旧桂系崩溃了。南宁被粤军占领，马君武当了省长。马晓军由粤方委为田南警备司令，接着黔军胡瑛旅奉孙中山的号召进驻百色。贵州是主要的鸦片产地，黔军出来自然随军带了许多烟土。由百色经黄兰、逻里、旧州至贵州这条路，是黔军的后方交通要道，由他们驻兵，用不着我们保护了。而且下游不通，鸦片烟土的来源也少了许多，自然影响我们的收入。

不久，黔军由百色调柳州，旧桂系残部刘日福、马玉成、陆云桂等知道马晓军兵力单薄，百色又是广西最肥的驻地，遂由靖西、镇边、天保方面进入百色。他们是在龙州方面被粤军黄大伟、王明堂战败退往那里的。马晓军和他的部下被护送鸦片烟利益昏迷了，到百色之后就不好好练兵，以至那个所谓“模范”营变成一个不团结又软弱的队伍。这时虽挂了粤方的旗帜，而对于旧桂系残部的进驻百色又敌我不

分，不加警戒；更恋恋于鸦片烟土的好利益不肯撤离百色（当时有人主张调离百色避免冲突），终于被刘日福、陆云桂等包围，将驻百色的部队全部缴械。可以说马晓军所部在百色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中了鸦片烟土的毒，而能重整旗鼓的原因也是有赖于鸦片烟土的关系，这是个极有趣的故事。

百色城失败漏网的仅是派遣在外护送烟土的零星部队（白崇禧营、夏威营的两三个排和韦云淞部总共只有两百来人）。白崇禧、夏威、陈雄等缴械后就率领那些部队逃奔贵州，与烟帮头子陆炎（是我的结拜兄弟）、贵州驻南龙司令刘辛园汇合。刘、陆一以同学的关系，一以过去护送烟土的关系，向烟商筹款二万元，使白、夏等暂得生存。我在百色缴械时，被刘日福扣留，几乎被枪毙。后来得到烟帮头子刘宇臣（是刘日福的侄子）的说情，才得恢复自由。我秘密逃到黄兰（距百色百余里），不愿与白、夏同困一起，利用往日护送烟土所结识的凌云、西林等县的土豪劣绅黄炳暄、岑学三等组织武装，在短短的时间内，居然组成了两、三百人的队伍。那些土豪劣绅也想依靠这种武装的组织来扩大他的作恶势力和发财机会。因为当时粤军的势力仍然是很大的，一旦把刘日福等自治军击败，马晓军仍然是田南警备司令，那些豪绅就可以公开护土找钱。所以当时他们的参加是很踊跃的。

粤军熊略所部将刘日福等自治军击败，占领了百色，田南警备司令改委了莫昌蕃，马晓军则改为田南警备军第五路司令，移驻平马。这个变动不但马晓军失望，尤其那些组织武装参加的豪绅更加失望。这样就会使他们远离乡土、失去发财的机会。上面的司令要部队开平马（即恩隆县），军心有些动摇。我们不敢马上就指定那样远的目标（虽然平马离

百色不很远），而是先集中在凌云县的东南地区，稍加整顿。我任第一统领，统率陆炎、黄炳暄等烟帮和与鸦片烟有关的民团。白崇禧为第二统领，统率夏威、韦云淞等营，总共不过六、七百人。然后逐步移向平马。在移防的时候，总是用欺骗的方法来稳定军心，不是说马司令仍然可以回驻百色，驻平马不过是暂时的，以后还有机会发财；就是说自治军的势力在各地仍是很大，再回去就要被缴械仇杀。到了平马之后，又加入了靖西方面来的唐绍慧（原马济部下）的部下冯春霖一营（这是以后我的最得力的正式部队）和新招收的土匪黄玉宝夫妇数十人（黄玉宝夫妇壮族人，作战很勇敢，一九三〇年后，思想很进步，接近共产党，为白崇禧所杀）。可以说马晓军那个队伍也就是新桂系黄绍竑、白崇禧的队伍，一半是集烟帮团队及土匪的大成。这样的部队在遍地满布自治军的右江两岸，怎样能够冲得过去，增援南宁呢？可是我们在平马不久就奉令增援南宁。

我奉令增援南宁（当时马晓军、白崇禧已离开队伍），就以夏威、韦云淞、冯春霖等正规部队为前峰突击队，而以陆炎、黄炳暄等烟帮团队跟在后面，以壮声势。当向自治军占领的隆安县进击，前头的突击队很快就把隆安城的自治军击退，向前追击，后面的烟帮团队也就进入隆安城。这些烟帮团队尚未经过训练，纪律很坏，一入隆安城就大肆抢劫，经多方的镇压才算把秩序恢复了。这次隆安城的洗劫，使我痛心极了，也使我得到很大的教训。从此决心整顿军纪，未始不是烟帮团队作了很好的反面教员，为以后新桂系军队的军纪打下了基础。以后我就把烟帮团队的旧人逐步淘汰，到了广西统一，不但作为发家资本的烟帮团队淘汰净尽，就是

以后归编的许多旧军游击司令也都不能生存。他们写信质问我，说我“得鱼忘筌”，这是后话。

后来部队由南宁撤退，流浪广东，无粮无饷，就赖烟帮头子陆炎所带的几千两鸦片烟土作为最后养命的一把米。我率队回玉林与李宗仁汇合，随后脱离李宗仁与粤军李济深会师占领了梧州。我仍然带着在百色与烟帮厮混时候的作风，客厅摆着烟灯烟枪。李济深同邓演达头一次来访，他们看见了大为吃惊。邓演达严肃地说：“这是什么样子！在革命军的队伍里是不相容的呀！季宽，你要参加革命就要首先把这个东西戒脱！”我那时候才决心戒烟，虽然瘾不大，但也费了一些时间才把它戒脱。我至今还念念不忘和感谢邓泽生（邓演达号）这位对我严肃规劝的朋友。

六　烟帮头子陆炎之死

随着我的戒烟，也把部队里的人事调整一下。烟帮头子陆炎对我来说是很有功的，但带兵打仗是不相宜的。于是把他的营长换了下来，委他做梧州禁烟督察局局长。用烟帮头子做禁烟督察局局长，岂不是对“禁烟”的讽刺？的确那时中国各地的所谓“禁烟”措施，都是对禁烟的讽刺，有几个禁烟局长的人不抽大烟的呢？更没有一个人不是借着禁烟为名而筹经费充腰包的。用烟帮头子来当梧州禁烟督察局长，在我看起来，真是人地相宜。因为那时候梧州上游还是自治军占领着，尽管政治军事上不通往来，但是烟帮头子们是息息相通的，所以我们同自治军虽然在政治军事上是敌对的，但是鸦片烟土的关系则从来没有断绝过。这就是我认为用陆

炎做禁烟督察局长人地相宜的理由。梧州是广西鸦片烟土主要的出口地点，梧州禁烟督察局长更是广西第一个肥缺。陆炎得到这个肥缺，自然使得讨贼军将领除我以外人人眼红。梧州善后处的人员（包括李济深在内）也不满意。有些想在禁烟方面得到好处的人，则开口陆大哥（因为是我的把兄）、闭口陆大哥地捧。而陆炎则更飘飘然起来，也是开口季宽老弟、闭口季宽老弟地乱说，几乎把那些作战有功的人都不放在眼里。这样就使得那些不满意的人更加痛恨。据当时传说，陆炎在禁烟局任内得了港币五十多万。白崇禧趁我不在梧州的时候将陆炎扣留起来，要他交出港币五十万元。陆炎交不出，并且口又很硬，说要等总指挥（指我）回来当面算账。这就使白崇禧难以下台了，不得不将他处死，就用讨贼军总指挥部的名义说他谋叛有证，须要紧急处决，呈请梧州善后处处长李济深把他枪决。梧州善后处本是可以管梧州的事的，但李济深从来不管，而白崇禧则利用这个空子。陆炎在各方不利的形势之下，就没有命了。结果一个钱也得不到，事后据说陆炎仅有港币十万元。白崇禧这个行动，也含有一些对我的报复。在不久以前，白崇禧的亲侄子白慎初骗了（也可能是被骗）向德国礼和洋行购枪一千枝的港币十万元。当时一千枝德造步枪作用何等的重大，十万元港币又是大家节衣缩食得来的。俞作柏与白崇禧有隙，更主张严办。我就把白慎初判监两年。白崇禧借此来作报复，并涉及俞作柏。白崇禧的手段素来是毒辣的：在旧桂系时代，一次曾枪杀已投诚的匪首、匪徒三十余人。在陆炎事件不久以前，曾以希图脱逃的名义，枪杀被监禁的沈军旅长冯葆初。因冯葆初被擒后监禁在梧州，忽然大本营要我们解往广州去

审判。白崇禧认为如果大本营将其开释，于我们是不利的，于是指使押送上船的卫弁，在码头上将其枪杀。这些事发生的时候，我都不在梧州。事后我问白崇禧，冯葆初是怎样希图脱逃的呢？他笑笑地答："你还追究什么，横直枪毙了，于我们有好处的。"陆炎的事，事后我完全不过问。虽然他手段毒辣一些，也专断了一些，但对团体是有益的，可以借陆炎的命来平平众愁，来加强团体的团结。我一直不认为白对我有什么矛盾，也不认为陆炎有什么背叛行为。有人写陆炎之死是由于他勾结俞作柏、蔡振云想背叛团体。试想陆炎离了我还有什么倚靠，他肯反我吗？俞作柏既然反对李宗仁和白崇禧，又何能在那时候来反对我呢？而且当时他的力量仅有一个团。蔡振云之所以摘去兵权，是因为他太老了，又有极大的烟瘾，为整顿部队，不得不将他另调文职。

七　滇桂战争与鸦片烟

另文说过滇桂战争是云南唐继尧因不得志于四川而改图两广。所谓"不得志于四川"，在表面上看是军事政治，而幕后则与鸦片烟土分不开的。民九（一九二〇年）以前，滇黔都归唐继尧统治。滇黔的特产烟土则是分南北两路遍销长江以南各省及海外，北路是经四川、鄂西、湘西分销长江流域各省，南路是经广西分销珠江流域。护国之役，滇军出兵四川，因而滇黔烟土更易畅销，收入更大。可以说唐继尧以云南一个穷省，民九以前之能连年扩军用兵，是得力于鸦片烟土。以后，滇军被川军击败退回云南，也可以说川滇战争是由于川土、云土的冲突。唐继尧被顾品珍回军撵走，以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